

人在草木中,构成一个“茶”字。

## 茶石缘

陆羽《茶经》说茶是“南方之嘉木”,这个定义是确凿无疑的。那么,这个草木之属的茶,又如何与石结缘呢?看了这个标题,无论茶友还是石友,都不免会产生一丝疑问。

我喜欢鼓捣茶文化已经近三十年了,似乎从没发现茶与石有过什么结缘的记载。依稀记得以“洁癖”闻名于史的元代大画家倪云林,曾经发明过一种茶是以石命名的,叫做“清泉白石茶”。这是“有据可查”的标定茶石结缘的重要“证据”。急忙去查找记录这一雅事的《云林遗事》,却发现这只不过是云林先生开的一个玩笑——他所亲制的“清泉白石茶”,原来是将核桃、松子碾碎,与真粉调和成小丸,置诸茶底,看着像是一粒粒小白石子,如此而已。

荡开这些文人的雅谑,在现实生活中留下真实存在的茶石之缘,我想或许只有自古沿用至今的用来捣茶的茶臼,算是茶与石头最直接的“亲密接触”了。早些年间,我在西南地区访茶,多次看到当地人(有不少是少数民族)制作擂茶,将茶叶与花生、芝麻、生姜等和盐一起,放进石臼中捣碎,再以开水冲煮,这就是擂茶了。这种茶俗非常古老,可以追溯到陆羽《茶经》之前。茶臼是石质的,前面冠以茶字,可见,它们所结成的茶石之缘至少也有千年历史了。

然而,这些拐弯抹角的论证,却在一块今人慧眼收藏的“奇石”面前,一下子变得简单明了,就像陆羽说茶是南方嘉木一样,确凿无疑——这就是摆在面前的这块茶石。不必论证,不必言说,早在亿万年前的某一次地壳运动中,就已铸就了这段奇缘。追溯一下它的前世今生,它或许曾深埋于地下,或许曾淹没于江河,或许曾淤积在泥淖,或许曾委身于乱石,总之,不知何种偶然的机遇使它得见天日;而更偶然的是,让它得见天日的地点是在中国,而其所遇之人又认识汉字……

想一想真是无比奇妙。假设这块石头出土于其他地域其他语言环境之中,它只能是一块无人在意的寻常石块。而它却偏偏选中了地球上茶叶的故土,顿时让这个“茶”字变身为稀世之宝,变身为亘古罕见的“茶石结缘”的铁证,这难道不是这块茶石的天大幸运吗?

细细观赏这块茶石,你会感到大自然造物的神奇莫测鬼斧神工——单就文字而言,这个茶字笔画清晰,可辨性极强;再就结构而言,其草字头有古篆书的遗韵,而下面的木字则酷似汉简的笔意;这种形在篆隶之间的风格,即使拿给当今的书法家审看,也会拍案叫绝。而它,只是一块石头,毫无人为的雕琢之痕,亦无藏家的刻意装饰,一派天然造就。可以断定,这个茶字是在仓颉造字之前,就已经“预先”熔铸在这块石头的纹理之中了……

人常说,天下姻缘天注定。我不知道在人世间这个说法是不是灵验,但是我觉得,在这块石头上面所凝结的“茶石之缘”,确实是“天注定”的,这一点,同样确凿无疑。



# 登瀛

轻烟溪桥 刘培霞 摄

刊头书法 咸科书

好一句“我就站在月亮右边的这个地方”,包含几分诗意、几分诙谐、几分坦然、几分通透,值得细细品味。

## 月亮的右边

我是个极其没有方向感的人,俗称“路痴”。

我这“路痴”的世界里只有前后左右之说,至于“东西南北”这些个形容方位的字眼被我自动屏蔽了。但不影响我驾车行驶,当然,这得归功于便捷的导航系统。

闲来无事时,我喜欢漫无目的开车兜风,并且固执地认为分辨不清东南西北没关系,并不影响我欣赏沿途风景。我认为在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的前提下,往前,就执着向前开,往左就左拐,往右就右拐,往后就掉转车头,背道行驶。如此简单明了不是很好吗?友人对我这套说辞觉得不可思议,坚决不认同。且直接把我归属于“生活缺乏自理能力”的人员行列。

一次,我将随手翻阅看到的一个小故事讲给友人听。有一不辨方向的女大学生和闺蜜结伴登山游玩时,找不着下山的路了。于是打电话让男朋友来接,男朋友问她们大概所处的位置。结果这女孩环顾四周后说:“我的前面是一座山,我的左手边也是一座山,右手边依然是一座山,我的后面仍然是一座山!”真是让人哑然失笑,多可爱又迷糊的女孩呀。友人追问我故事的结局:“那后来呢?”“后来呀……”我故意逗友人。“快说快说,我倒是想听听‘路痴’怎么形容位置!”“后来呀,女孩抬起头,看到月亮正当空高悬,给男朋友回了一句,我就站在月亮右边的这个地方!哈哈……”

友人反复咀嚼这句“我就站在月亮右边的这个地方”,忽然间说:“哦,原来‘路痴’竟然兼备诗人的天赋!哈哈……”在这个快速运转的信息化时代,鲜少有人花心思去观望月亮了,更别说以月亮为方位参照物了。古人以月亮为题,或寄托情思或表明心迹,一直是美好的诗意图所在。现代人一方面想从当下物欲喧嚣的束缚中挣脱,去追寻诗和远方,返璞归真,以达深层面的心灵净化从而活得坦荡、纯粹、恬静。然而另一方面却又被自我禁锢,所谓条框里的规矩,言语行为上的分寸感,早已是共识般的存在,略显憨厚、纯朴、天真的本性,早已被现实的生存之道磨得八面玲珑。或好或坏呢?没法给出标准正确的注释。就像世间存在着五颜六色,千姿百态,亦非简单地定论为非黑即白。只能说世间功利的聪明人太多,有趣的好玩人太少了!

友人不再强求我辨别东西南北,笑言“路痴”很有可能是上帝造物时,忘了将这一小部分人的天真通道关闭了,于是这部分人就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,也无伤大雅甚至还蛮有趣。我更认可“路痴”是那种面对现实生活迎难而上,不抱怨且不要求生活本身有滋有味,却主动给生活加油加料的人。懂得享受生活,窘境中依然可以用心去捕捉世间美好和乐趣。

好一句“我就站在月亮右边的这个地方”,包含几分诗意、几分诙谐、几分坦然、几分通透,值得细细品味。人世间有许多事,想一想,我觉得很有意思!有时一个人坐着,想一想,翻一翻书,仍然觉得很有意思,不禁会扑哧笑出声来,颇有不吐不快之感。把这样的事记录下来讲给大家听,权当是给那些正肩负生活重担前行的人,一个嘴角上扬的机会。

## 遥远的夏凉

夏天的酷暑难耐同样煎烤过我们的童年直少年时代。那时,农村的孩子对付炎夏的最普遍也是最普遍的办法是下河洗澡,而负面则是会有孩子溺亡的伤感事件发生,因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东庄某人家小孩溺亡了,西村有孩子下河洗澡险些丧命的新闻常有,暑假里更多。我们兄弟三人水性较差,通常大人是不允许我们擅自下河的,要不央求邻家叔伯带着,要不就由爷爷挑上一大缸水供我们泡泡。当然,这远不如那些至少会个“狗爬式”的同伴在池塘里打水仗那么快活。不过,让我们这些“旱鸭子”感到心理平衡的是,那几个喜欢偷偷到沟塘里洗澡的“好佬”,常被“鸭虱子”叮得身上起丘疹,痒得直抓挠,每每见此,我们总是笑得前仰后合。

有时,我们坐在门前棟树下的小桌子上乘凉,一旦听到由远而近的叫卖声,就知道是卖冰棍的人进村了。这时我们会缠住奶奶要买,奶奶不是掏出几枚硬币就是拿两个鸡蛋给

我们兑换冰棍,解解馋。没牙的奶奶舍不得吃,说是怕牙床受不了,其实也是热得汗珠子直滴。

那年头没冰箱没电扇,但妈妈奶奶会打凉粉、劈西瓜放在吊桶里悬于井中,于是,放学或收工回来的我们会吃上爽口的凉粉或冰镇过的西瓜。太阳落山,我们会将门前场地浇水降温,然后卸下门板,搬出桌凳,准备吃晚饭纳凉的行头。为了对付蚊虫,有时还刈来青草在上风处岭一草堆并略施药粉后着火熏烟。时至夜深,大人们一般在凉透一天疲惫的身子后回房休息,而我则喜欢跟奶奶一起睡,是因为睡在奶奶床上那张老得呈深酱红色的竹皮凉席上特别凉爽,即使一个姿势睡久了,你可以翻下身子再获清凉。不过,如果真的燥热难耐,奶奶会握着那把蒲扇边打盹边为在侧的孙子纳凉。

一年又一年,我们长大了;一年又一年,生活大变样了。享受冬暖夏凉,却记着总难忘的少年时代的盛夏。

## 漫话锁

登上千岛湖的锁岛,俨然走进了一个锁的王国锁的世界锁的博物馆,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其数量之多之琳琅满目,也无法用文字表述其造型之奇异之新颖别致之林林总总,尤其是那尊高达数十米的镇岛锁,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都堪称锁中最。置身其下,只能感觉到人的渺小的细微,同时,不得不惊叹设计者制造者的独具匠心。

不知何人何时何地发明了锁,但可以肯定,锁是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件。由此可见,锁也是一种文化。曹雪芹围绕宝二爷脖子上挂着的那块叫做“通灵宝玉”的

长命锁,演绎了一部传世之作《红楼梦》;吴承恩在《西游记》里给了唐僧一道紧箍咒,便锁住了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孙悟空;鲁迅笔下的雷峰塔不是一把锁?巴黎城门的钥匙只授予友邦的政要,那是至高无上的尊贵和荣耀的象征!

俗话说,墙高万丈,只挡不来之人。锁亦然。尽管我常常有忘记和丢失钥匙的烦恼尴尬,进退两难望锁兴叹,也说不清世界上制锁业的日益发达意味着什么,但平常总是喜欢购买市面上功能最全式样最新价格最贵的锁!

心锁难解,人心隔肚皮;心锁易开,精诚是钥匙。

流年碎影

大丰/朱明贵

灯下漫笔

市区/宣江